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

SANGUOYANYI YU CHUANTONG WENHUA

王前程 著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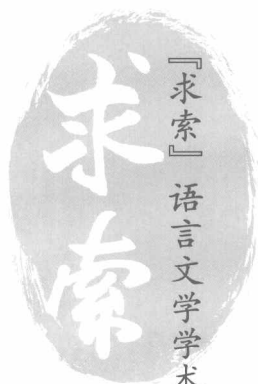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

SANGUOYANYI YU CHUANTONG WENHUA

王前程 著



本书由湖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王前程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22-3606-1

I. 三… II. 王… III. 《三国演义》 研究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0874 号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

© 王前程 著

责任编辑:周利伟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n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0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5

版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三峡大学文学院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任：刘德富

副主任：李建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新	王前程	邓新华	田斌
刘月新	吴卫华	陈和春	李建国
张朔	范军	赵宏	胡绍华
段维	曾巍		

总序

王先霁

三峡大学文学院组织出版“‘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整体地展示本院教师最新的重要学术成果，第一批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即将面世。这是他们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学院领导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构想和当前的进展，嘱咐我就此写一点文字。我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及其前身宜昌师专中文系的多位同行交往几十年，对学院的发展轨迹有所了解，可以借此谈谈我对这个学术团队的观察和由此而生的感想。

从宜昌师专所在的北山坡，到今天三峡大学的葛洲坝与三峡大坝近边依山傍水的主校区，地理距离并不远，而几十年来几代人所经历的创业历程，却是并不平坦单纯，而有着十分丰富厚重的内涵。在学科建设中，传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无形的力量，文科尤其如此。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一个学术团队不可能于朝夕间突兀而起，更难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宜昌师专中文系的老师们，是一批非常敬业的园丁，倾注心力于教学，同时也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学有专攻，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撰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带出了一批批后继学者。本丛书的作者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今正是治学的黄金年龄。他们曾分别到国内多所大学攻读学位、进修和访学，既仰承本校先行者们的纯朴作风，又广泛吸纳校外、省外和国外多种学术营养，最近十年左右，陆续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都有稳定的学术方向，从我十几年来的接触，从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不难看出他们在求索之途跋涉的清晰脚印，而本文库里的专著则多是作者在稳定方向上的新成果。我比较赞赏稳步渐进的治学方式，我以为，

《荀子·劝学》说的“螭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无定向，常常导致学无定见。趋时跟风，可以煊赫于一时，最终则消歇于长久。治学首先是个体独立的精神劳作，求索者要准备着经受孤独。但这绝不是主张单兵独人各自为战，恰恰相反，在一个院系、一个专业里，大家都应有整体意识，有学术上的交流、交融和碰撞。然而，也只有各人有专攻、有特长才能有效地交流、交融和碰撞，交流、交融和碰撞必须建立在大家各自独立思考和张扬学术个性的基础之上。本文库的作者们，分属若干二级学科，就我的了解，其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力量较强，而语言类和文学类彼此呼应，有竞争更有协作。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的配合相当重要。在自然界，物种多样、结构多层的环境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在一个院系，所属二级学科既要有重点，又要有相对的和动态的均衡发展，这才有利于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各个学科和各个成员适应当代社会的急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三峡大学文学院的进步，与他们学术生态的合理是大有关系的，这套文库将有利于他们学术生态的进一步合理化。

现在看到的收入文库里的第一批著作，其学术含量彼此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也使我们可以期望，后续的作品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文库以“求索”为名，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术之路是无尽的，学者生命的价值在无休止的探求之中，最灿烂的明珠永远在我们的前面闪耀。

2007年3月26日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第一章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1)
第一节 不可轻易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	(1)
第二节 罗贯中的籍贯及其行踪问题	(12)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书名和原作问题	(16)
第四节 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与罗贯中的杰出贡献	(27)
第五节 《三国演义》塑造艺术形象的成就不可低估	(34)
第二章 图王争霸与英雄才略	(42)
第一节 多行不义必自毙——董卓、袁术的祸国殃民	(42)
第二节 威猛未必真豪杰——吕布、袁绍的平庸卑下	(52)
第三节 虎视天下多良谋——曹操、刘备、孙权的雄才大略	(67)
第四节 争奇斗艳各显能——曹操、刘备、孙权的不同风貌	(82)
第三章 《三国演义》与古代将相文化	(101)
第一节 《三国演义》与古代贤相良将模式	(101)
第二节 诸葛亮形象与古代士文化	(109)
第三节 关羽形象与关公文化	(117)
第四节 张飞形象与古代市民文化	(128)
第四章 《三国演义》与古代兵家文化	(138)
第一节 《三国演义》与中国传统的战争理念	(139)
第二节 《三国演义》与古代战争谋略	(146)
第三节 《三国演义》与荆州争夺战	(159)
第四节 三国龙虎争雄地,后人讹误几时休——赤壁古战	

场考辨.....	(168)
第五章 《三国演义》与中华民族精神.....	(197)
第一节 关于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	(197)
第二节 《三国演义》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200)
第三节 《三国演义》与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	(205)
第四节 《三国演义》与并肩作战、争取胜利的团队精神	(213)
第五节 《三国演义》与忧时悯人、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	(218)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33)

第一章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第一节 不可轻易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

《三国演义》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其作者是谁？明清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八十年前即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综合了各方面的材料之后将《三国演义》成书的年代断为“元末明初”，作者为元明间人罗贯中。接着不久，郑振铎先生在《青年界》上发表了《罗贯中及其著作》等文章，亦肯定元末明初的杂剧家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写定者。自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似成定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小说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意见：（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以周邠先生为代表；（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以章培恒、袁世硕等先生为代表；（3）“成书于元末”说，以陈铁民、周兆新等先生为代表；（4）“成书于明初”说，以欧阳健、任昭坤等先生为代表；（5）“成书于明中叶”说，以张国光、李伟实、张志和等先生为代表。由于在成书年代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因而元明间人罗贯中作《三国演义》的结论就自然会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否定。而质疑、否定罗贯中著作权的则主要是持“成书于明中叶”说的学者。

一、否定罗贯中作《三国演义》的理由主要有哪些？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有少数学人对罗贯中是否创作了《三国演义》表示怀疑，而明确否定罗贯中著作权的是张国光先生，他在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一文里说：“许多研究者定《通俗演义》为元末明初罗贯中所作，是忽视了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试仔细研究一番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就可以了解，尽管它是现存的元新安虞氏至治新刊的五种平话中篇幅最大、写得比较好的一种，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演史话本的最高水平，但其实它是很粗糙、简陋的，篇幅也仅八万字左右，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连标点为八十九万字，竟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达成熟之境，因此，其成书必远在《平话》之后，是无可怀疑的。”小说“不可能出现于明初，它当是 15 世纪末才完成，而于二十多年后付印的”^①。

李伟实先生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一文中进一步对“元末明初”说提出质疑：“我觉得坚持‘元末明初’说的学术界同仁很难回答如下问题：如果《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著作成书于元末明初，那么这两部高品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通俗小说著作自明初至弘治初 100 多年间是怎样在民间流传的？这两部有深远影响的长篇巨制，无论是欣赏它，还是反对它，为什么文人的著作、笔记、官方查禁文件没有一种提到它，没有一点反响？如果说此二书写成后一直埋藏在坟墓中，到了弘治年间才被挖掘出来，那么巨著产生后 100 多年间为什么不能产生其他长篇小说作品？”李先生还指出，罗贯中的忘年交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仅仅记录了罗贯中的几部戏曲作品，“却未提及罗写小说（如果确实写过小说，是否应提‘编写小说××种呢’？）”于是，李先生最终断定，“《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就在明中叶的成弘年间，或者说就是弘治初年。自然该书的作者罗贯中就是成弘正间人。他与元明之际的戏曲作家罗贯中其实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②。

①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见《社会科学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33 页，第 40 页。

② 李伟实：《〈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见杨建文主编：《三国演义新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6 页，第 2 页，第 7 页。

张志和先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接连撰文,力排罗贯中说。后来将这些系列文章收入他的《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中。书中认为,“现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中,均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定在元末明初。然而,该书的刊行时间却在明朝中叶,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有将近 200 年时间,为何既看不到《三国演义》的踪影,又看不到任何关于该书的记载?”又说:“如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在他之前,我国尚没有长篇小说出现,也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作支撑,他是怎样的天才,凭什么来创作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张先生最后十分肯定地说,罗贯中是否参与过《三国演义》的创作,“史无明证,尚不得而知。即使他参与过此书的创作,他也只能是该书的众多的作者之一。他的大名在明中叶被附在该书之上,当是书商们为了招摇过市、抬高身价所为”^①。

概括起来,这些质疑和否定罗贯中著作权的基本理由和观点主要有四条:1. 文学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元末明初是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草创时期,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产生伟大小说的条件尚不具备;2. 从元末明初到明代中叶有近两百年的时间,而这么长的时间里却在文献中见不到《三国演义》的踪影,这两百年的空白如何解释?因而只能说明《三国演义》是明中叶成弘年间的作品;3. 明中叶《三国演义》多种刊本署名罗贯中不过是书商为了抬高身价而假借罗贯中的大名而已;4. 贾仲明记载的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只是个戏曲家,同明代中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并非一人。

罗贯中是不是小说的作者,从现有的材料看尚不能作出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我觉得这些质疑和否定罗贯中作《三国演义》的理由更难服人。

二、《三国演义》产生于明朝初期并不反常

元末明初没有出现成熟的小说理论,这不假,但从来伟大的文学创

^① 张志和:《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第 11 页,第 221 页。

作并不是取决于文学理论的流行,《诗经》、《楚辞》创作之前是否存在过成熟、精深的诗歌理论?司马迁撰写《史记》又依照了何种修史条例?成熟的理论只能起促进作用,而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元末明初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乱世崇拜救世英雄,《三国演义》等作品正是英雄崇拜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小说理论“支撑”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看古代长篇小说演进到元末明初时是否具备走向成熟的足够的时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技艺,长篇白话小说源于说话中的讲史等家数。较之诗歌、散文,中国古代的小说成熟较晚;较之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成熟又较晚;较之短篇白话小说,长篇小说依然晚出。但是,“说话”这门技艺的活跃时间并不太晚,唐人郭湜的传奇小说《高力士外传》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自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①这充分说明至迟在唐玄宗时代就流行着“说话”技艺,即便从唐玄宗时代的最后一年(756年)算起到明初的1368年,“说话”已有612年的历史。而敦煌文献记录、保存了一些粗糙、原始的唐话本作品,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话)》等,即便从唐王朝的最后一年(907年)算起到明初的1368年,话本的历史也有460余年,这个时间算不上短暂,它印证了文学渐变的规律。

到了北宋时期,说话技艺更趋成熟,分出讲史、说经、小说、说浑话四大家数,其中,“小说”一家最活跃,其次才是“讲史”。为什么“小说”比“讲史”等家数发达呢?这很简单,因为“小说”以讲说短小的生活故事为主,说话人容易把握,文化修养不高的听众也容易理解。而“讲史”则是长篇大论地讲说历史变迁、朝代兴废之类的故事,需要相当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惊人的组织材料的能力,这对民间普通的讲史艺人来说实在难度过大。所以,宋代在“小说”技艺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十分成熟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品,而保存下来的长篇讲史话本却很粗糙简陋,而且错

^① 柯愈春编纂:《说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误百出,原因正在此。然而,长篇的讲史门类依旧在艰难中稳步发展,还出现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讲史专家,如专讲五代史的尹常卖、专说三国故事的霍四究等。现存话本中已有不少南宋时期的讲史话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元代的讲史话本更多并日趋成熟,如《全相平话五种》(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这些讲史话本的流传无疑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编撰历史小说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根据现有材料推算,罗贯中完成《三国演义》的时间大致在明初洪武(1368—1398)、建文年间(1399—1402),从南宋灭亡的1279年到洪武、建文之交的1399年,讲史话本创作、流传的历史至少有120多年(如果从讲史话本的雏形——《韩擒虎话本》算起则有460余年),从《三国志平话》刊刻时(1321—1323)到洪武、建文之交的1399年已有近8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够一部伟大作品的酝酿和诞生,完全符合文学的自然发展规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朝以后,即当成熟的历史小说文本出现后,浅陋的讲史话本便不再大量出现和刊印。所以,那种认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不可能创作出《三国演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小说史上是否有近两百年的空白?

《三国演义》诞生后,从手写本到刻印本中间有一个流传并日益扩大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数十年的时间,而非两百年的时间。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是现存最早提及罗贯中的文献,其上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①所谓“忘年交”是指两个年龄相差较大的人做知交朋友,一般相差20岁上下。元至正甲辰年就是1364年,再过4年就是明王朝的诞生年——洪武元年(1368年)。贾仲明在1364年后又活了60余年,即至迟活到了永乐二十二年即1424年,显然,罗贯中年长于贾仲

^①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明。贾仲明写过一篇《书〈录鬼簿〉后》，文末题署道：“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①可知1422年贾仲明80岁，则1364年为22岁，这一年罗贯中应为42岁左右，明朝建立的1368年罗贯中当在46岁左右，说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是十分合理的。根据明人王圻《稗史汇编》所言，罗贯中是在“图王”失败后开始“传神稗史”即撰写历史小说的，那么，假如罗贯中也活到80岁，他应死于1402年前后，即《三国演义》大约完成于建文年间；假如罗贯中只活了70岁，则应死于1392年前后，则《三国演义》完成于洪武年间。所以，将《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定于洪武末年即1399年前后，大致不会差太远。

现存《三国演义》的刻印本中，学术界过去普遍认为嘉靖本最早，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三国志传》本比嘉靖本更早。《志传》本的具体时间目前无法确认，嘉靖本刻于嘉靖壬午年即1522年，而该本保留了成化、弘治年间人蒋大器在弘治甲寅年即1494年撰写的序言，且在小字注中点明有“旧本”存在，说明至迟在1494年时《三国演义》就有定型的本子在流传。从小说成书到刻印本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经历了大约90余年，如果再算上罗贯中死后书稿由亲友整理和传抄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不足90年，因而不存在“两百年间不见《三国演义》的踪影”问题。

而在这个大约八九十年的时段中，《三国演义》也并非湮没不闻。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②说明小说书稿流入社会后，便在民间广为传诵，许多爱好此书的下层文士争相誊抄，以便阅读和收藏。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段中文人的著作、笔记、官方查禁文件没有提及《三国演义》？这恐怕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明清近代以来多遭兵火，

①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②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3页。

许多官府以及私家收藏的宝贵资料散失不闻,有待进一步挖掘发现,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重要资料不也是七十多年前才发现的吗?二是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明中叶之前一直为官方和正统文人所蔑视,甚至直到万历年间(1573—1619),著名文人胡应麟还很不客气地说过“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①的话。明初对通俗文学创作内容的限定很严格,但在禁令中并未提到小说,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颁布的禁令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之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②永乐九年(1411年)颁布的禁令说:“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③这里透露的信息是,通俗小说创作在明初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在上层统治者和正统文人眼中不过是比传奇杂剧更等而下之的东西而不屑提及。三是明初政治纷争的严峻形势使得文人们不敢公开涉猎和谈论《三国演义》。明初洪武年间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文人小心谨慎是众所周知的事。而朱元璋死后即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之后又发生了英宗、代宗的复辟与反复辟之争,英宗以阴谋卑劣手段重新夺得皇位。五十多年中最高统治层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夺位之争,许多文人为“孰为篡逆、孰为正统”的问题而成为刀下之鬼,著名的大儒方孝孺就因为不承认明成祖的正统地位而被处死,著名的文人兼政治家于谦也惨死于英宗的复辟。《三国演义》虽然表面上没有“亵渎帝王圣贤”之处,但它广泛涉及正统与篡逆问题,抨击狼子野心之徒,这在明初是犯大忌的。可见,文人不大公开提及《三国演义》也许是情势所迫,小说

①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② 董含:《三冈识略》—“本朝立法宽大”,转引自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③ 顾起元:《客坐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转引自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只能以口传的形式在社会基层流布。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即明英宗死后不久,统治者对通俗文学的禁令开始松动,成化年间一些通俗文学作品(现存有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南戏《白兔记》等)陆续被刊印,尤其是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内阁大学士邱浚上疏孝宗皇帝,倡言搜集、收藏图书典籍以及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经世济民之重要性,其中有言:“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者,目录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①这道主张搜集“稗官小说”的奏章很快得到了孝宗皇帝的批准,说明孝宗朝对于民间通俗文学采取宽大开放的政策,与英宗朝以前实行禁锢的文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迅速发展起来,就在孝宗朝解除禁令之后不久,《三国演义》就有了刻本出现,这充分表明小说在此之前早已成书并流行于民间,只是书商不敢刻印罢了,一旦解禁,小说抄本即可付印。如若持“成书于明中叶”说的学者们所说的那样,《三国演义》是明中叶的创作,那么很难想象作者在一两年以内就能写出如此惊世巨著。

至于说《三国演义》(包括《水浒传》,此书亦产生于明朝前期,当略晚于《三国演义》)诞生后八九十年间为什么不能产生其他长篇小说作品,这很好理解:一个因素是,一部或几部伟大作品出现后,文学创作往往归于沉寂,正如浩瀚的大海在巨波滔天之后总会有一段风平浪静,《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后不也有六七十年的古典小说的低潮时期吗?高速发展的现当代自鲁迅时代至今也将近九十年了,可鲁迅级别的作家作品不也是久久难产吗?另一个因素(也是致命的因素)依然是文化政策的影响,罗贯中等作家为元末明初人,其创作心态不会受时代特征

^① 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

的制约,但生活在洪武后期到英宗天顺年间的文人不可能不被当时的文化高压政策捆住手脚,因而文学创作出现萎靡不振的状态是很自然的事,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错误的文化政策使得共和国的文学史呈现一片空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四、罗贯中生前名不见经传,书商们无须假借其名

明代有不少文人在其著作或序跋中谈到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如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云:“《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①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③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杨尔存《东西两晋演义序》云:“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④等等,都承认罗贯中的小说著作权。

现存明代中后期《三国演义》的刻本作者署名为罗贯中的有十多本,其中最早的也是比较接近作者原著的是嘉靖元年本,上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说明书商刊印之初手稿本或抄本上原本就有这两句题署,这是罗贯中本人的口气,正如刘世德先生所说:“为什么说这两行字是他自己亲笔所写的? 因为有‘后学’两个字

①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②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③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④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